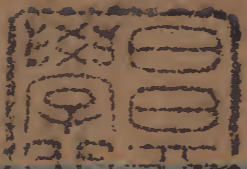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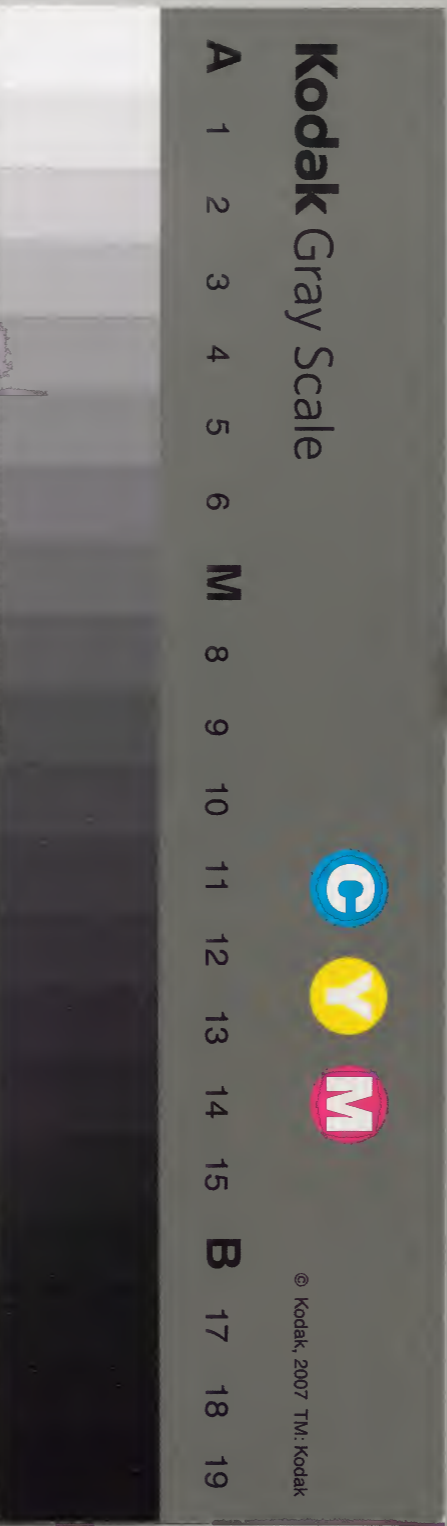


世家卷二十八之列傳卷七
 卷二十八 梁孝王
 卷二十九 五宗
 卷三十 三王
 列傳卷一 伯夷
 卷二 管晏
 卷三 老子
 卷四 申不害
 卷五 韓非
 卷六 孫武
 卷七 司馬穰苴
 仲尼弟子 莊子 吳起

漢書門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二〇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〇
 二五〇
 冊架函號類

番號	漢	5000
冊數	25	(15)
函號	279	7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二十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孝文帝即

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

二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

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

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

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

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

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

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

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

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

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

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

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索隱曰諱

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

梁王十四年

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

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

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

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

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

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

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四十餘城皆多大

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

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

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

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

鼓倡節梓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大治宮室

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

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得賜天子旌旗出

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二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

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

傳躡止人清道言出入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

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

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初見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

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

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

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贖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

萬曆二十六年刊

副車駕
駟馬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

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

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
籍謂名簿也若今

通引出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
家法周道立于是

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
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
枝閣不

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
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闕也亦遂不復言

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

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

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

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正義曰姓軒
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比怨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
音義

曰茅蘭
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
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

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

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

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

註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

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

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

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

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

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

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

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

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直

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壘壘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

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

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
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
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
慎措置措以為箝○索隱曰措音進側格反漢書王陵
傳迫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箝也謂為門扉所箝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
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
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
韋昭曰

犴音岸按類犴反人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
姓名也反字或作友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
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
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
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孝景中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今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詩據地言曰漢法之約
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高帝約乎於是景帝
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
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
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
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弟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
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
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
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
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
有應國非成
王所造也
是後成王沒齒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

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
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
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八小見到正月朔旦奉
皮薦壁王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
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宮不過二十日小見者
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
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
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逾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
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

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父
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
傳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
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
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
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
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
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
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

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
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
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
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
爭之以爲我當伐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
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
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
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

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

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姪北卧孫

孫金王回

孫益陵

孫顯榮

孫蓋林

世林其孫

情顯孫

寶嬰五

孫榮

孫顯榮

孫顯天

文希少子

武桂林

太承

索顯

索顯

太承

三公

三公

三公

坐余

坐余

坐余

梁王

梁王

梁王

史記卷五十八終

史記卷五十八終

史記卷五十八終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漢太

史

命

龍

門

司馬

遷

撰

宋中

郎外

兵

參

軍

河東

裴

駟

集

解

唐國

子博

士弘

文學

士河

內司

馬貞

索隱

唐

諸王

侍讀

率府

長史

張守

節正

義

皇

明

朝

列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

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

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五十九

上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

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子共王不害立

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

書云授諡頃音頌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墼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

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

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壞土為壇

於道則用黃瓶或用狗以其瓶血繫左輪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無後

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曰

更故舊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節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

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友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

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

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

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爲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論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賊戾又陰痿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

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

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

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

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

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

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

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

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人索隱曰謂詭誑之辯以傷中人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

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

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

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

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汗以姦利

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

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

卽縣為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

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賈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不

其注解亦得

入多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

祖不好治宮室禳祥

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禳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

越信禳祥者也

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

走卒行徼

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

邯鄲中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

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

正義曰樂五教反

好內有子枝屬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

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

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諡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

口說故以丹注面日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

也說文云姪女汗也漢律云見姪變不得侍祠姪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

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諡繆王齊有幸臣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

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鏃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

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王夫人劉王皇后之妹於上為母王夫人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

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庶

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

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

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

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

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悅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及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妬也。又

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
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干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鐵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史記卷五十九終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 世家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

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

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

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

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

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

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

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

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正義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

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

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

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

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

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

稷朕無聞焉且夫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

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

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

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

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

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

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鄴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鄴音贊後其

子續封南陽之鄴音嗟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

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

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

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索隱曰齊王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且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

胥索隱曰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駢剛赤春周

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

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

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

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

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合天子男以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纒緜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

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

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

北海西溱月氏正義曰溱音臻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

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

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

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

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

而家皇子為列侯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

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

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

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

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

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

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

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

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

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

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

徐廣曰一云元狩

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

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

音稀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

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

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

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

萌索隱曰萌一作毗韋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毗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

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

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

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終悉爾心毋作怨毋俛德

徐廣曰俛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俛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菲○正義曰俛音符

反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毋乃廢備無乏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三羊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

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疆駟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

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

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

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雖上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旦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

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
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
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
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
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
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闕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儻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伺奸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

云在朝水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

之陽也北七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

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

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

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

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

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

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垧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

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

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

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儼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

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

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

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令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

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爲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芥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也雅正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
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
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
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
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
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
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

徐廣曰
滌者漸

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
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澣之滌謂洗也音思酒反○
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
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
近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

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

侯正義曰漢表
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

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
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齋
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
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
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
妄為軒輕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
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
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虜三千三百三十篇
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中候今百篇之內見
二十四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
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

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
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
之見出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
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
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
雜記也然堯讓於許

由及夏時有卜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
許由卜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
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惲東方朔見其
文稱余而加大史公曰也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卜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畧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

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

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河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

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

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是也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

月三月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

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驚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豷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

邪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

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

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

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是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黎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

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

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正義曰按躒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

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

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

躒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漳鄉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或擇地而

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暴足高山之頂窳

也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

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

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

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

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

音他蕩及儻未定之詞也為天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

亦各從其志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

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

意也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孔安國曰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豈以

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

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

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

由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以下雖論

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

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

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

陷非罪與伯夷相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

類故寄此而發論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五

貪夫狗財

正義曰狗才迅反狗求也璜云已身從物曰狗

烈士狗名夸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

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狗名夸

者死權衆庶貪

同明相照

正義曰已下

生乃成其史記

同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

欲用而枉礎潤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聖

人作而萬物覩

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

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以喻顏回因

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

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

亦可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曰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終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漢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

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

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

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俛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

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

正義曰賈音古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

下也坐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

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步耐步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

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

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正義曰齊

國東濱海也

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隱索

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畧也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耻也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

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

慎權衡

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重

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桓公實怒少姬

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

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沫○正義曰沫莫葛反

管仲因

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

取政之寶也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玷

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以為

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

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後百餘年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

字父桓子名弱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五十二

列傳

三

名杵 曰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

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

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

牟觀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駟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文小異 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

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知方吾在縲紲中彼亦

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

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

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昔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 曰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正義曰七

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曰言管仲相

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

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曰左傳崔杼殺

尸服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索隱曰大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

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終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漢

太

史

令

龍

門司馬遷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

諸王侍讀

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老子者

正義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

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蹠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毋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腹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楚苦縣厲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一

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

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

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

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

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正義云藏在浪反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因六水

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

相携隨而去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

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

若愚魯之人然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

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疆其兩反為于偽反

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

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

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

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

氣浮關而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

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蓄艾為席

菹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

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

蓋年三十也去平王二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

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口實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

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于木

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宗子注索隱曰注子宮宮玄孫

假索隱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

邛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

黜退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

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占屬蒙縣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

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

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

子有寓言篇作漁父盜跖胠篋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

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訛孔

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邱訛音訾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

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

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

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

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削儒墨正義曰剽疋妙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泚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泚

又音晃養又作癢○正義曰泚音翔已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噐之楚威

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

子亟

去

索隱曰音棘猶急也

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

索隱曰汚瀆音

鳥讀潢汚之小渠也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正義

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

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

故鄭之賤臣

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

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於太史公所記也○正義

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阮孝緒十畧云韓子二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

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

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

而其歸本

於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

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肯今按韓非為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

人口吃

正義曰音訖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

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

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正義曰介甲也

胄兜

今者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

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所用非所養

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與非常所祿養之十故難

可盡其死力也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

曰韓非見于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於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

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庶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

能自脫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

韓子微異煩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

也

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又非

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

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

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正義曰橫孟及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

說已之情此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

是難尚非極難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

絕音趨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

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

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

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

是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

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

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

劉氏云稽古義黃相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

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也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

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

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

主之惡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

則身危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為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

萬曆二十六年刊

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云云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云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正

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

知是則以為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

者身危正義曰疆其兩及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疆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覓反說

之事情乃為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索隱曰韓子粥

刺譏問之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

人主愛行人主以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

嘗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

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汎濫博文則多而又之索隱

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

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傳聞

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

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夫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誦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

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

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决

格君上故致杜郵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

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

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

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

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

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

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迺後申其辯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

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滯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

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

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

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

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

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伊尹為庖

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百里奚為虜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列傳九

九

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

故反庖則非能士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

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

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

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當浪反然而甚

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昔者彌子

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

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

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

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

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三

列傳九

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

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

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

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合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

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終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漢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倉德二州北界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

索隱曰謂

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

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

索隱曰按旦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

穰苴先馳至

軍立表下漏待賈

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

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

正義已音紀監甲暫反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勅兵申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索隱

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

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魏武

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

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

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

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

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

卑必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

水北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

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及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

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

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

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

放穰苴之法正義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六

列傳三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

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

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終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漢 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 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 楊道賓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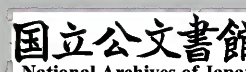
勅重校刊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素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

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

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

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

素隱曰趨

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

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

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

豕孫武豕也去縣十里○素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

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

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曰臏

頻忍反龐皮江龐洵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

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洵恐其賢於已疾

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正義曰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

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

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孫子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

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

縮非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擻謂救鬪者當善擻

也熾矣按擻謂以批元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

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

前入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

虛也此當是舊語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五

列傳

三

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

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

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披紀丘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

計相去無十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

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臄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恐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然用兵司馬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

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

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

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又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
 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
 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璜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
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

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

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

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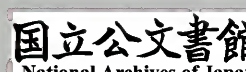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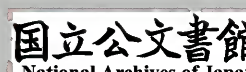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
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
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
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
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
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
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別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終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漢太史公

命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上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上

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

讀幸府長

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

一

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

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負爲人剛戾忍詢音犬

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迤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六 列傳 三

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

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退而與

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

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

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

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

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子曰伯嚭

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

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

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六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

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

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

後所封潛縣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有天柱山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負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

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

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公孫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鄭古之鄭

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

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卽是吳

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十與王於

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

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 五

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日子之報讐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正義曰申包胥

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

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

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友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

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

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

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

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

外○索隱曰左傳作檇會吳王以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

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

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

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夫故

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爲堂谿氏楚復

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

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

徙於郢楚地音若○索隱曰今闕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

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

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正義曰姑蘇當

作構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構李傷將指卒於涇是也解在吳世家

軍郤闔廬病創楚良

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

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

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

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正義曰上

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垓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

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

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

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

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

正義曰鄒君居兖州鄒縣魯曲

阜縣益䟽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

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

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

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
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
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
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
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
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
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復疆諫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毀用事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
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
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
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日子以此死伍
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
若父霸王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
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亦材

也吳其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正義曰

東門鱸門謂鱸門也今名葑門鱸音普姑反鱸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鱸鱖隨壽入

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鱸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

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

為鴟夷鴟夷楹形○正義曰盛音成楹音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

年表云吳王夫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

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

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

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也月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

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

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

淮南邊適縣東南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

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及破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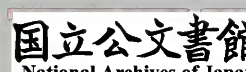
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

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

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紆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

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

曰潁川鄢陵是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

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

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

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

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

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

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

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土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

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

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

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

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蝼蟻棄小義

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大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寃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終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漢 太史令 龔 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 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

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 正義音癖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魯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一

嘽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嘽回也正義曰嘽音畔又音岸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

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

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

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孔子之所

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

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

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

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

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鞮伯華介山子然

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

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

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

無死天下有苾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

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

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

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

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

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

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思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

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

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

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退而省

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 二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

不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

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

回年二十九髮盡

白蚤死

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又遠之昔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

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

設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

能使門人日親於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曰言二騫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

索隱曰論語季

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

如有復我者必在

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矣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

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

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在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

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

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

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索隱曰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冠以雄雞佩豶豚以豶豚二物

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

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

也君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

少故請益曰無倦者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行此二事無倦則可萬曆二十六年刊

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李

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

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

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由也不得

索隱曰聲字末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其死然孔安國曰不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

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

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

言備臣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辭孔子孔子曰

數而已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

猛不能害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恭正以靜

故曰執也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

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

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

孔悝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

悝於厠疆與之盟而立蒯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

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

五

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贖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贖蕢贖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贖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贖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

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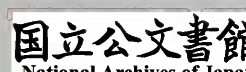
故曰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宰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

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



成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

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

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

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賜愈猶勝也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

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

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

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

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

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

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

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

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

長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

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

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

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

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素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

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

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七 列傳 八

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

伐也吳王大詭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

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

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

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

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

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

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葬虛音墟葬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

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

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

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

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

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噐甲二十

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跌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

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

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

以應卒有非常之事

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

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

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公

十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廢舉謂停時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此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錢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

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

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三 川專七

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三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上商○素隱曰温國今河內温縣元屬衛故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

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以成也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熊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

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愈

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務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

而此史並不空記論語小事亦其跡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

政焉洛問國其子死哭之失明

顯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可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

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輓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

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有謙退之志察其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適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

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

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提三尺朕

載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

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齊千金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萬曆二十六年刊

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

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綽下俱

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賤安得此

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坐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密子

賤曰我之謂有人子之謂在力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朱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

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

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我自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云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

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暴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

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界界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詰盪大浪反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

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

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

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 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

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

萬曆二十六年刊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

疵音字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

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邸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邸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齊世家 十五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歲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愬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孔子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

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

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

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可

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

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

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

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

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

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

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

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

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

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

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

五子一子短命頽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

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

以故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

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七

列傳

二

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

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

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大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

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

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

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魯君而不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

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鱸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云趙人莊子云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

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

遼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曹當

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

玉申振申堂俱是後人以

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

漆雕哆音赤字子歛鄭玄曰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商澤家語曰

石作蜀字子羽鄭玄曰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

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

魯人

奚容箴字子哲

正義曰
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
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正義曰
魯人

鄒

苦堯反
單善音

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鄒善鉅鹿
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
正義句作鈞

罕父黑子索

家語曰罕
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
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
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
魯人

樊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
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
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邾字徒史記作
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
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
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
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
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
魯人

廉潔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異字子歛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一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

邾異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金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琅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

空百卷王

微細管天

香土代地

本苑湖里

古史記曰

吟豆蘇蘇

神二蘇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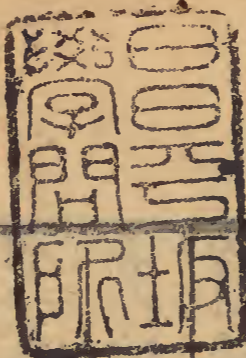
鼓五列微

長道湖里

蘇蘇不薄

合六回六

長道湖里



史記卷六十七終

慶應乙丑

